

雷文壯的一生由家人、國家、及扶輪塑造成形。擔任扶輪社長是他回饋他們的方式。

幫助 他人做為回報

撰文：DIANA SCHOBERG 攝影：ALYCE HENSON

演講之前，雷文壯 K.R. “Ravi” Ravindran 不喜歡辭藻美麗、阿諛的介紹。這些會讓他渾身不自在。這位 2015-16 年度扶輪社長寧可保持低姿態，不表功。假如按照他的意思做，或許讀者連這篇報導都看不到。

在斯里蘭卡的內戰期間協商寧靜日，好讓保健人員可以施打小兒麻痺疫苗？他說，雖然協議是在他的辦公桌上敲定，它卻是許多人努力的結果。海嘯過後為 14,000 名兒童重建 23 所學校？他說，他只是領導該委員會。把一個在車庫裡靠一台小機器生產的標籤印製公司，發展到一家在包裝產業赫赫有名的全球大廠，改變了印度加值型茶葉工業？他說，他只是生逢其時，運氣好而已。

「有時候人家介紹我時，說我是白手起家，」可倫坡扶輪社社員雷文壯說。「只有完全以自我為中心的人才會認為自己是白手起家。我們每個人之所以成為現在那樣，都是由於許多人的幫忙。」

「我這麼努力為扶輪做事的原因之一是，我曾受到許多人的幫助，而我經常沒有機會去報答他們，」他解釋。「唯一的報答方法是去幫助別人。受我幫助的人問我，『我要怎麼做才能回報？』我說，『要報答我就去幫別人吧。』」

對雷文壯而言，幫助他人做為回報不是一時的流行，而是一種生活方式。他這個扶輪年度的主題「成為獻給世界的禮物」也概括了他的個人哲學。







前面幾頁：雷文壯的外公在 1950 年左右買下柯爾本 (Kelburne) 茶園，其中一部分今天仍在他們家手中。「我一直都喜歡來這裡，」雷文壯說。左：斯里蘭卡內戰結束之後，可倫坡到處大興土木。該國的經濟成長名列東南亞各國前茅。下左：雷文壯參加可倫坡扶輪社的會議。下右：他在 1987-88 年度擔任可倫坡扶輪社社長，那一年他做得有聲有色，之後雷文壯將棒子交給他的繼任者及朋友胡珊 Ruzly Hussain (中)。左二是雷文壯的太太萬娜西 Vanathy；左起第三是斯里蘭卡目前總理拉尼爾·威科仁梅新哥 Ranil Wickremesinghe。



這裡是天堂。車子一路顛簸令人暈頭轉向，載著我們爬升 5,000 英尺、越過稻田、寶石礦場、偶見大象徜徉在田野、翻過水聲如雷的瀑布、然後順著一條崎嶇的石子路而下，來到雷文壯家的茶園。茂盛的茶樹叢遍佈四周多岩的懸崖。我們就在世界的邊緣，雲霄之上，彷彿置身電影場景。

這片產業名叫柯爾本，離著名的立頓紅茶，沒錯，就是那個立頓，開始種植錫蘭茶的茶園不過數英里。雷文壯經常帶訪客去參觀立頓的第一個工廠，一棟長長的白色建築，不時可以聽到輸送帶、乾燥機、風扇發出的聲響。

雷文壯的外公於 1950 年代在科爾本種茶；他是最早向

該區域的英籍林場主人買地的斯里蘭卡人之一。雷文壯自印度清奈 (Chennai) 的羅耀拉學院 (Loyola College) 畢業，取得商學士學位之後，回到這裡學習如何經營茶園。

漫長的一天從早上 5 點鐘揭開序幕：指派任務、走路巡視茶園、到工廠去查看。對雷文壯來講，這些事情強化了勤勞和善待他人的價值。「我發現我與茶園裡的人處得非常好，而且開始參與他們的生活——尋找方法來增加他們的收入、改善房舍，」他說。

雷文壯和他的家人都認為他這一輩子會圍繞著在茶園種茶打轉，將來進入總公司。但是在 1972 年，斯里蘭卡的新社會主義政府實施土地改革，將所有茶葉種植場國有

化。他家的茶園一下子從數千英畝變成 50 英畝。雷文壯不久就失業了。

他搬到首都可倫坡，開始在他家的印刷公司幫忙，這家公司也幫茶園生產文具及帳簿。但是雷文壯閒不下來。他知道斯里蘭卡茶通常散裝出貨，運到別處包裝，然後賣給歐洲、澳大利亞、及美國等地的客戶。他想如果斯里蘭卡能提供好的包裝，包裝的生意會落到他的國家，因為成本較低。因此他成立一家新的公司提供高品質的茶袋包裝——標籤、茶袋子、及盒子——此一行動後來有助於帶頭發展斯里蘭卡的高附加價值茶業。

許多人對他信任有加。他的事業夥伴（現在是朋友兼導師）是享有盛名的帝瑪



上：1824年英國人從中國把一家茶廠帶到斯里蘭卡，當時它是一個殖民地，稱為錫蘭。今天，錫蘭茶享有全世界最佳茶葉的美名。右：在可倫坡的 Printcare 工廠，雷文壯檢查準備運往英國的茶葉包裝。陪同他的是他兒子克里希納（右）及總經理葛雷洛 Rohitha Grero。

(Dilmah) 紅茶的創始人，先前不怎麼熟識他時就和他一起投資。有一個銀行經理在他創業早期在他身上碰碰運氣；他們都是同一扶輪社的社員。雷文壯的夫人萬娜西 Vanathy 是他在讀大學時認識的，後來在可倫坡與他結婚——他們的兒子克里希納 Krishna 及女兒珮拉香蒂 Prashanthi 也支持這一位剛開始茁壯的企業主，儘管他們的父親前途不確定，經常加班工作。

今天，這家公司可說是全世界茶袋包裝最有名的供應商之一。附加價值茶葉——在斯里蘭卡包裝的茶葉，而不是散裝外銷的茶葉——在該國經濟扮演重要角色。

在 Printcare 公司不斷擴大的工廠的地板，超現代化的印刷及包裝機器有韻律的隆隆

作響，像一列疾駛中的火車。圍繞著我們的是五顏六色的各種包裝：紅色盒子的是泰豐 (Typhoo) 茶，預定運到英國雜貨店的貨架上；綠色的是帝瑪 (Dilmah) 茶要銷往歐洲；藍色的泰特萊 (Tetley) 茶是要賣到澳大利亞。其他的機器每天生產出將近 100 百萬個茶包標籤。

雷文壯開玩笑說，他被稱為該公司的「執行長園丁」，因為他喜歡噴泉及那塊 1994 年從一家輪胎工廠買進後親手栽植花木的土地，如今已把工業生產用地轉變成不可思議的 10 英畝綠洲。

Printcare 的生意遍及世界各地，客戶包括 Unilever、Target、Hallmark、及 Twinings，在斯里蘭卡及印度有多處工廠。很可能你櫃子裡就有他公



司印的東西。

「關於科技和管理風格，他是一個有願景的人，」他的一個總經理這麼說。「如果他決定做一個計畫，從規劃到執行，絕對是在指定時間之內完成。他是一個魅力型領導人。他也相信分享。」

雷文壯曾實施一個配合獎助金計畫，類似扶輪基金會那種，他的公司就透過該計畫來幫助社區。公司和員工們共同決定一個計畫，通常把焦點放在提供公司附近學校的用水及衛生設備，公司會在 700 個員工的捐獻總數之外給予同額經費。凡是收入未達某一金額的工人其子女上學，都可以獲得免費書籍、交通補助費、及鞋子。（斯里蘭卡的教育是免費的。）

在 2014 年，Printcare 被

選為該國最受職場青睞的 15 家公司之一，而且雷文壯被推崇為年度最優秀企業家之一。雷文壯說，待人以愛和敬，他們通常也會給予同樣的回報。「他照顧人——他關心人，」另一個總經理說。

「只是來上班、賺錢、然後回家，這是沒有意義的，」雷文壯解釋說，「任何人都能做這檔事。但是我們周圍的社區應該因為我們在這裡而受惠。」

在可倫坡扶輪社 2015 年的第一次例會，白色的耶誕樹排列在飯店走廊，會議室幾乎有三分之一的空間被自助餐占滿，這在斯里蘭卡似乎正常。該社很快將舉辦 86 年社慶，86 年來該社已在斯里蘭卡打響名號。它創立了全國性的結核病預防組織；斯里蘭卡的第

一個血庫；斯里蘭卡反毒協會也是在雷文壯當扶輪社社長時成立的；最近的貢獻是斯里蘭卡唯一一套的癌症篩檢、早期發現、及預防的設備。（在過去五年，有 35,000 多人免費接受篩檢，其中 7,500 多人出現需要進一步檢查的症狀。該社這項計畫的主要夥伴之一是阿拉斯加州伯明罕扶輪社，雷文壯是那個扶輪社的名譽社員。）

1974 年雷文壯還在茶園工作時，他成為班達拉維拉 (Bandarawela) 扶輪社的創社社員，它是該國偏僻高地僅有的幾個扶輪社之一。他的祖父是扶輪社員，他的父親也是。但當時雷文壯才 21 歲，加入扶輪主要為了樂趣和交朋友，不是服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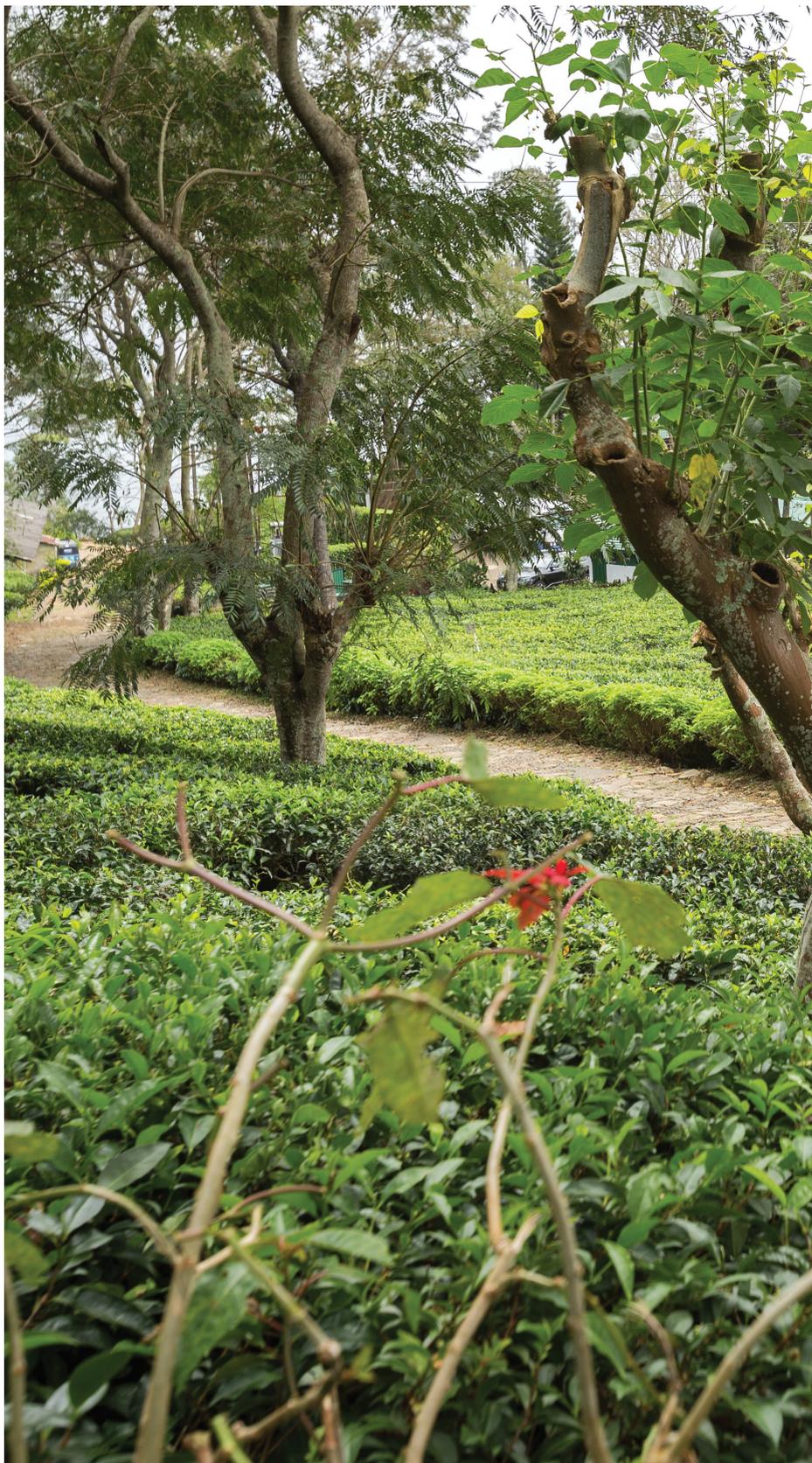
甚至今天，參與義工工

雷文壯和萬娜西走在即將採茶的柯爾本茶園。他們兩個讀大學時在馬德拉斯（現在稱清奈）認識。萬娜西說「他有許多優點。那是真正讓我欣賞的地方」

作許多年，嘉惠數以千計的人們之後，他喜歡當扶輪社員的原因之一是能認識世界各地的人，和他們通宵暢談。好友阿巴斯·伊蘇法里 Abbas Esufally 說「追求樂趣是他的基因的一部份」。雷文壯搬到可倫坡之後加入他目前的扶輪社，並開始擔任更多領導角色。對伊蘇法里而言，扶輪是數十種課外活動之一，但對雷文壯而言，這是一種熱愛。伊蘇法里說「他以扶輪及它的聯誼及社區服務為焦點，全心全意的焦點」。

1983年，斯里蘭卡安全部隊與武裝叛亂團體泰米爾伊拉姆解放之虎陣線爆發戰爭，後者欲在斯里蘭卡北部及東部成立另一個國家。（這個團體以首創使用自殺炸彈外套聞名。）這場戰爭持續超過四分之一世界，於2009年5月結束，戰爭結束，超過100,000人死於戰爭，數十萬人流離失所。截至2014為止，仍然有90,000人尚未回到家鄉。

衝突根深柢固地存在於多數的僧伽羅人及少數的泰米爾人之間。但是在扶輪，種族無關緊要。雖然大多數社員來





下：雷文壯和兒子克里希納坐在 1910 年車型奧斯丁汽車裡，以及和女兒佩拉香蒂一起吃早餐。「他愛開玩笑。我們年輕時，他總是帶頭做各種惡作劇，」雷文壯的好友兼企業掌舵者伊蘇法里說。右：雷文壯在可倫坡家中。



自多數的僧伽羅人，斯里蘭卡的各扶輪社選過社員中的僧伽羅人、泰米爾人、及回教徒來作為他們的領導人，包括雷文壯，他是泰米爾人。「扶輪裡面不分宗教、種姓、語言。每個人都是斯里蘭卡人，他們選出來的是找得到的最有潛力的領導人，」雷文壯說。「你經常想，為什麼整個國家的其他地方不效法扶輪社員？」

衝突也不妨礙扶輪社員們設法幫助所有斯里蘭卡兒童。在 1995 年，斯里蘭卡政府規劃只在未受戰爭波及的地區執行全國免疫日，此舉把該國三分之一兒童排除在此次小兒麻痺疫苗接種行動之外。扶輪領導人，包括當時身為全國根除小兒麻痺等疾病計畫委員會主委的雷文壯，密切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合作，與叛軍接觸並協商寧靜日。結果，幾乎

斯里蘭卡所有兒童都接種了疫苗。2004 年海嘯之後，斯里蘭卡扶輪社員們在雷文壯領導之下，透過一個將近 1,200 萬美元的計畫來重建學校，他們特意將學校地點分散，以服務所有族群的孩子。

可倫坡扶輪社的社友們說，雷文壯的標準很高，他期望別人能達到這些標準——他們確實達到了。偉耶蘭特 Derek de S Wijeyeratne 說「他的態度是，『不要告訴我為什麼你做不到』」。胡珊補充說：「他先天有這種本領：把自己的夢想和願景變成你的夢想和願景。不是『我辦到了』，而是『我們一起辦到了』。」

如果雷文壯對於成為扶輪社長一事有任何後悔，或許可從他摟著 10 月才誕生的第一個孫子萊卡時的燦爛笑容看

出來。當社長要住在伊利諾州伊文斯敦扶輪總部，他會錯過這個孫女的襁褓時期。（雷文壯和萬娜西與克里希納、媳婦妮莎 Neesha、及現在新加入的孫女萊卡 Raika，住在一起。佩拉香蒂及她的丈夫尼古拉斯·馬希爾 Nicolas Mathier，住新加坡。）「萬娜西和我非常希望在她兩歲前都待在斯里蘭卡」他說。「但是我想還有更多時間可以跟她熟悉，以及疼惜她。」

斯里蘭卡內戰結束之後，現在斯里蘭卡一片欣欣向榮。基礎建設的投資增加了，而且在可倫坡市中心，路障和檢查哨已經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公園、遊戲場、及大型購物中心。放眼望去盡是吊車和興建中的高檔飯店；即使是歷史性的 Galle Face 飯店也在進行拉皮，1929 年可倫坡扶輪







雷文壯和他的家人，左起：女婿尼古拉斯·馬希爾、女兒珮拉香蒂、太太萬娜西、媳婦妮莎、孫女萊卡、及兒子克里希納

社就在這裡舉行第一次例會。經過總統大選之後，現任者輸掉政權，權力順利於1月轉移，使人們對於一個和平的未來更加樂觀。斯里蘭卡的天然海灘、叢林、及文化遺跡，這些讓馬可波羅稱之為「全世界最美島嶼」，富比世雜誌將它列為2015年十大最佳旅遊地點，再一次吸引著觀光客。雷文壯說「我們都對於斯里蘭卡的未來非常興奮」。

作為扶輪社長，他將協助把這個島國放上全球地圖。「我的國歌將會在我所訪問的每一個國家演奏。我的國旗將在我所到之處飄揚。這個國家的國旗將在扶輪總部外面飄揚，」他說。「我還能為我的國家多做些什麼呢？」

雷文壯說他不期望扶輪社長卸任之後留下什麼遺產給扶輪，但是他希望他的技巧能使扶輪組織在他離職時比他上任時更好——以此回報那些幫助他，使他有今日的那些人。「扶輪塑造了我，」他說。「扶輪改變了我，這就是為何我現在為扶輪所做的只是扶輪賜給我的百分之一。」